

红与黑

LE NOUVEAU ROMAN

〔法〕斯当达 著



Stendhal

浙江文艺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丛书

红与黑

[法] 斯当达 著
罗新璋 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雯雯

封面设计:王 坚

红 与 黑

〔法〕斯当达著 罗新璋译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杭州环城北路 41 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5.75 插页 2 字数 440000 印数 0001-8000

1999 年 5 月新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0689-6/I · 644 定价:18.00 元

目 录

上 卷

第 一 章	小城	(1)
第 二 章	市长	(5)
第 三 章	穷人的福星	(8)
第 四 章	父与子	(14)
第 五 章	讨价还价	(18)
第 六 章	烦闷	(25)
第 七 章	缘分	(33)
第 八 章	小小的风波	(42)
第 九 章	乡野一夕	(49)
第 十 章	立巍巍壮志 发区区小财	(56)
第十一章	长夜悠悠	(59)
第十二章	旅行	(63)
第十三章	网眼长袜	(69)
第十四章	英国剪刀	(74)
第十五章	鸡叫	(78)
第十六章	翌日	(82)
第十七章	首席助理	(87)
第十八章	国王驾幸维璃叶	(92)
第十九章	忧从衷来	(104)
第二十章	匿名信	(112)

第四十三章		(474)
第四十四章		(479)
第四十五章		(486)

第一章 小城

置万千生灵于一处，

把坏的拣出，

那笼子还能热闹不？

——霍布斯

弗朗什-孔泰地区，有不少城镇，风光秀美，维璃叶这座小城可算得是其中之一。白色的小楼，耸着尖尖的红瓦屋顶，疏疏密密，星散在一片坡地上；繁茂粗壮的栗树，恰好具体而微，点出斜坡的曲折蜿蜒。杜河在旧城墙下，数百步外，源源流过。这堵城墙，原先是西班牙人所造，如今只剩下断壁残垣了^①。

① 译按：《红与黑》曾是译者喜读的一部小说。此书已有赵瑞蕻（作家书屋，一九四七）、罗玉君（上海平明，一九五四）、郝运（上海译文，一九八六）、闻家骢（北京人文，一九八八）四家译本；影响数罗译本最大，前后印行逾一百五十万册。不才如我，从未想过要译此书，而竟译了此书，当别有际会耳！一九九一年一月三日，浙江文艺出版社刘微亮君初次来访，询及傅译版本，随后谈及译事，临末，即邀我为该社重译《红与黑》。这颇令我为难，当时手上正在译纪德。不料刘君一言九鼎，两天后即试签合同一份；不过我同时声明：她回杭州后，如社方不同意，合同尽可废止。不久，出版社寄来正式合同，势成骑虎，只得勉力为之。尝为小文，其中说到：初译，不管译得怎样，总是“词必己出”；复译，就没这么便宜。尤其前面已有三四个译本，翻译时，碰到有些字句，真是相避为难，暗合为忧。好在这四家于我都是师辈；古人云：“主善为师”，犹恐不及，谅不至责我罪我。此开篇第一段，除第一句外，多有借取罗译本字句之处，特示对原译者的尊重与敬意。近闻，与我同时或稍后，至少还有四家在译《红与黑》，可谓极一时之盛矣！拙译《特列斯当与伊瑟》译本序末曾谈到：“日后，轮到这个译本要给推倒重来之日，其中个别可取的砖砾，包括所含朱译的珠玑，尽可采掇。”——此语对拙译《红与黑》照样适用。我想，数辈译者的努力，目的只是一个：为我国读者提供一个可读的本子；当然，最好的情况是，提供一个与原著相称，甚至堪与原著媲美的译本。

维璃叶的北面，挡着一座高山，属于汝拉山区的一条余脉。每当十月，冷汛初临，峰峦起伏的维赫山，便已盖上皑皑白雪。山间奔冲而下的急流，流经维璃叶市，最后注入杜河，为无数锯木厂提供了水力驱动；这是一种简易作坊，大多数与其说是市民，还不如说是乡民，倒藉此得到相当的实惠。然而，这座小城的致富之源，却并非锯木业，而是靠织造一种叫“密露丝”的印花布，使家家殷实起来：拿破仑倒台以来，城里的房屋差不多已修葺一新。

一进城，就听到噪声四起，震耳欲聋：那响声是一部模样可怕、喧闹不堪的机器发出来的。二十个笨重的铁锤，随着急流冲击水轮，忽起忽落，轰隆轰隆，震得路面发颤。每个铁锤，一天不知能冲出几千个钉子。铁锤起落之间，自有一些水灵灵的漂亮小姑娘，把小铁砧送到大铁锤之下，一转眼就砸成了铁钉。这活儿看起来挺粗笨，初到法瑞边界山区来的游人见了，不免少见多怪。别看这钉厂把大街上的行人震得晕头转向，假如这旅客进入维璃叶地界，问起这片光鲜的厂家，是谁家的产业，别人准会拖腔拉调地回答：“嗨！那是我们市长大人的。”

维璃叶的这条大街，从杜河岸边慢慢上扬，直达山顶。游人只要在街口停上一忽儿，十之八九会看到一位身材高大的男子，行色匆匆，一副要事在身的样子。

一见到他，路人纷纷脱帽致敬。他灰白头发，灰色衣服，胸前佩着几枚勋章。前庭饱满，鼻如鹰嘴，但总的说来，相貌不失为端正。第一眼望去，眉宇之间不仅有一市之长的尊贵，还兼具半老男子的和蔼。但巴黎客人很快便会对他沾沾自喜的神情，看不入眼，发觉他那自满之中，还夹杂某种偏狭与拘谨。最后会感到，此人的才干，只在追索欠款时不容少给分文，而轮到由他自己偿债，则能拖就拖。

他就是维璃叶市的市长，特·瑞那先生^①。市长先生步履庄重，穿过街道，走进市政厅，便在旅客眼中消失了。假如这外地人接着溜达，再走上百十来步，便会看到一座外观相当漂亮的宅邸，从与屋子相连的铁栅栏望进去，是一片姹紫嫣红的花园。远眺天边，见勃艮第山脉群山隐约，赏心悦目。旅人如果对竞逐蝇头微利的恶浊空气感到憋闷，那么对此清景，自有尘俗顿忘之感。

遇到当地人，便会告诉他：这就是特·瑞那先生的府邸。正是靠铁钉厂的大宗赢利，维璃叶市长才盖起这座巨石砌成的漂亮住宅；整幢房屋，还是新近才完工的。他的祖上，相传是西班牙人，算得上是旧家世族；据称远在路易十四把维璃叶收入版图之前，就已定居于此了。

一八一五年，特·瑞那先生当上了维璃叶的市长；从此，他对自己的实业家身份常感羞愧。须知花园各部分的护墙，也是靠他铁器经营得法才起造得起；如今，这鲜丽缤纷的花园，层层平台，迤邐而下，已一直伸展到杜河之滨。

在德国莱比锡、法兰克福、纽伦堡等工业城市，这类明丽怡人的花园，多似繁星环抱；而在法国，却难望找到。弗朗什-孔泰地区里，谁家的庭院围墙造得越长，石基垒得越高，就越受四邻尊敬。瑞那先生家的花园，围墙重重，格外令人叹赏，尤其因为有几块圈进来的地皮，是出了金价买来的。且说那雄居杜河岸边的锯木厂吧，进入维璃叶时，劈面就会看到的。那屋顶上，你会注意到有块横板，上面写着“索雷尔”三个大字。该厂六年前的原址，如今已划入瑞那先生家的花园，正用来造最下一层第四道平台的护墙。

^① 译按：“特”乃法文 de 字的音译；de 系法语介词，表示起源、由来、所属，用在贵族姓氏，表示拥有某采邑或地产。本套丛书第一辑《欧也妮·葛朗台 高老头》，用傅雷译文。傅雷先生可能受吴语影响，译 de 为“特”；其余各家，为更接近原文发音，往往译作“德”。本译本既属同一丛书，为适应读者阅读习惯，权从“特”。敝意，贵族之为贵族，不以其“德”称，而因其享有“特”权。故译作“特”，也有一定道理。

索雷尔老头，是个固执己见，无可理喻的乡民。市长先生虽则很高傲，可为了叫老头儿把锯木厂迁走，也不得不跟他多次打交道，摸出大把大把的金路易。至于那条推转轮锯的公共水流，瑞那先生凭他在巴黎的关系，才得以喝令河流改道。不过这份恩典，也是在一八二〇年大选之后才得到的。

市长是用杜河下游五百步远的四顷地，才换来索雷尔这一顷地的。这个地段，虽然更有利于索雷尔老爹（他发迹后，地方上都这样称呼）的松板买卖，但他门槛精，利用邻居的急性子和地产癖，居然敲到一笔六千法郎的巨款。

这桩交易，事后颇遭当地精明人的非议。有一次，那是四年后的一个礼拜天，瑞那先生身着市长的盛装，从教堂出来，老远瞧见索雷尔老爹身旁围着三个儿子，望着他直发笑。这一笑，在市长心里投下了一道阴影；此后，他不免常想，那次换地，本来可用更便宜的价钱成交的。

每年春上，有一帮泥水匠，穿过汝拉山谷，前往巴黎。在维璃叶，如想赢得众人敬重，最关键的是造围墙时，千万不可用这伙泥水匠从意大利带来的图样。哪位业主一时不慎，用了这种新花样，就会永远落个“没头脑”的名声；这在聪明稳健的人眼里就体面扫地了。而在弗朗什-孔泰，臧否人物左右舆论的，正是这批不偏不倚的聪明人。

事实上，这类聪明人言论霸道，令人生厌。大凡在巴黎这个号称伟大的共和之邦住惯的人，再到内地小城来栖身，就会觉得不堪忍受，原因就该到这个恶劣词儿里去找。专横的舆论——这算什么舆论？——无论在法兰西的小城，还是在美利坚合众国，其愚鲁都是一样的。

第二章 市长

权势！老兄，这难道不算回事吗？
足以引起傻瓜的敬重，孩童的惊诧，
阔佬的嫉妒，贤哲的轻蔑。

——巴纳夫

杜河之上，大约百步之高，沿山坡有一条公共散步道。道旁修一条长长的挡墙，实属必要；这对沽名钓誉的地方长官特·瑞那先生来说，真是万幸的事！山川形胜，此处成了法兰西最美的景点之一。但是每当春上，雨水刨出条条沟壑，路面冲得坑坑洼洼，简直无法通行。人人都感不便，倒成全了特·瑞那先生：造出一堵六米高、六七十米长的挡墙，他的德政便可垂范后世了。

为这堵挡墙，特·瑞那先生御驾亲征，去了三次巴黎，因为此前一任的内务部长公开表示，他死也要抵制维璃叶造这条散步道。

如今，路墙已砌得有一米多高了，而且，好像为了气气所有的前任和现任部长，此刻正用大块石板在装贴墙面。

有多少次，前胸靠着蓝灰色的累累巨石，心里犹念昨宵抛别的巴黎舞场，我纵目俯视这片杜河流域：在那一方，在河的左岸，有五六重曲折的岩壑，依稀能看到其间无数细小的溪流。这些小溪，遇到多处落差，便像瀑布似的飞泻而下，最后汇入杜河。山里的阳光，十分酷热。烈日当头的时候，游人坐在这平台上遐想，梧叶桐影便足可荫

蔽他的清梦。这些梧桐长势很快，绿得发蓝的浓荫，是市长派人在长长的路墙后面运泥壅土的结果，因为他不顾市议会的反对，把散步道拓宽了两米（虽然他是保皇党，我是自由党，在这件事上，还是要称赞他）；无怪乎维璃叶丐民收容所走运的所长——瓦勒诺先生，跟市长所见略同，都认为这段平台，堪与巴黎近郊的圣日耳曼-盎-蓝伊相媲美。

至于我，对这条“信义大道”，只有一点责难，尽管有十七八处大理石板上镌刻着路名，而这些路牌，又为特·瑞那先生赢得了一枚勋章；我所要指责于当局者，是在“信义大道”上的蛮横作法：替生机勃勃的梧桐修枝打杈，甚至削去冠梢。梧桐本应长得亭亭如盖，像在英国看到的那样；现在却给修剪得低低的，圆圆的，平平的，跟普通的蔬菜一个模样。但是，市长大人的意志违逆不得；凡市府辖区内的树木，一年两次，必遭无情的剪削。当地的自由党人声称，也许是言过其实，说自从助理司铎马仕龙做下规矩，剪下的树枝，收入归他所有，一班替公家干活的园丁，下手就更狠了。

这位年轻司铎，是前几年从省城贝藏松派来的，用以监视谢朗神父和附近几位本堂神父。有一位已故的老军医，他曾参加过征意战争，退伍后住到维璃叶来，——照市长的说法，此人生前既是雅各宾党，又是拿破仑派，——有一天，竟然状告市长，说不该定期刈夷嘉木。

“我喜欢树荫，”特·瑞那先生答覆的口气，高傲得适可而止，因为对方是得过荣誉团勋章的外科大夫。“我喜欢树荫，我的树只有这样修剪，才能树茂荫浓。我想不出，一棵树除非像胡桃树那样有用，倘不能提供收益，种了干吗？”

在维璃叶，“提供收益”是权衡一切的金科玉律。这四个字，概括了四分之三以上居民的习惯想法。

“提供收益”在这座风光绝胜的小城，成为决定一切的理由。外地人来到这里，进入凉爽而深秀的山谷，醉心于林壑之美时，首先会想到，当地居民对美一定特别敏于感受。其实，家乡风物之美，他们

固然谈得不少，不能说不受重视，但那是因为能招揽游人，游人花钱能喂饱客店老板，客店老板则通过纳税，向市政府提供收益。

这天，秋日晴朗，特·瑞那先生由妻子挽着，沿着信义大道闲步走去。特·瑞那夫人一边倾听丈夫正儿八经的谈话，两眼却盯着三个孩子的一举一动，不无担心。大儿子约摸有十一岁，常常跑到路墙那边，样子像要爬上去。只听得娇音嫩语的一声喊：“阿道尔夫，”孩子才放弃胆大妄为的打算。特·瑞那夫人，看上去是位年约三十许的少妇，依旧相当秀丽。

“他说不定会后悔的，这位巴黎来的漂亮人物，”特·瑞那先生气呼呼地说，脸色显得比平时苍白。“要知道我在宫里也不是没有朋友的……”

关于内地生活，不才尽管可以写上二百页，想我还不至于那么蛮不讲理，忍心让读者诸公受罪，领教一番内地人极其啰嗦而又老于世故的谈话。

这位令维璃叶市长头痛的巴黎人物，不是别人，正是阿拜尔先生。两天前，居然给他动出脑筋，不仅溜进了丐民收容所和监狱，而且还参观了市长等社会贤达开办的赈济医院。

“不过，”特·瑞那夫人怯生生地说，“既然你们办慈善事业，清正廉明，那位巴黎先生能找什么碴儿呢？”

“他是专门来散布流言的，然后再写成文章，登在自由党的报纸上。”

“那种报纸，你不是从来都不看的吗？”

“但是那些雅各宾派的大作，老有人在提起，分散我们精力，妨碍我们做好事。至于我，是一辈子也不会饶了那个本堂神父的。”

第三章 穷人的福星

一位品德高尚，不要阴谋的神父，是一村的造化。

——弗勒利

维璃叶的本堂神父，已年届八旬；由于山区空气清冽，身体像铁打一样结实，性格也如钢铁一般坚强。这里应该交待一下，作为本堂神父，他有权随时出入监狱，医院，甚至丐民收容所。阿拜尔先生是由巴黎方面介绍，来见这位神父的。他很机敏，选准清晨六点，抵达这座喜欢打听的小城；而且一到，便直奔神父的住处。

信是特·拉穆尔侯爵写来的，侯爵身为法兰西贵族院议员，是富甲一省的大财主。谢朗神父看着信，不由得陷入了沉思。

“想我偌大一把年纪，在这里人缘也不错。”临了，他沉吟低语道，“谅他们还不敢把我怎么样！”便转过身来，望着巴黎来客。虽说神父年事已高，两眼依然炯炯有神，闪耀着神圣的光辉，表示只要是高尚的事，即使担点风险，也乐于助成。

“请随我来吧，先生。不过当着狱卒，尤其是收容所看守的面，希望你对看到的一切，不要妄加评论。”阿拜尔先生明白，他遇到了一位热心人。于是跟着这位可敬的神父，参观监狱、收容所、济贫院等处，提了许许多多问题，得到奇奇怪怪的答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半句责怪的言辞。

这次参观，一连持续了几小时。神父想请来客一同回家吃中饭，阿拜尔先生推说有信要写，实际上是不愿更多连累这位豪爽的陪伴。下午三点光景，两位先生视察完丐民收容所，又折回监狱。这时，在大门口碰到一名狱卒；那是个身高六尺的彪形大汉，生了一双罗圈腿，相貌本来就不雅观，加上凶神恶煞的样子，面目显得格外可憎。

“啊！先生，”他一见神父便问，“跟您在一起的这位，可是阿拜尔先生？”

“是又怎样？”神父答道。

“我昨天接到一道严令，是省长派宪兵连夜骑马送来的，吩咐不准阿拜尔先生踏进监狱。”

“我要明白告诉你，努瓦虎，”神父说，“这位同来的客人，正是阿拜尔先生。我不是有这个权力吗？不论白天晚上，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进入监狱，都可以愿意让谁陪就让谁陪。你说是不是？”

“是的，神父先生，”狱卒低声下气地说，像叭儿狗怕挨揍，不由地垂下头来。“不过，神父先生，我也有妻儿子女的，要是一有告发，我就会给撤差。可我全靠这差事养家活口哩。”

“我要是丢了差事，一样也会不高兴的，”善良的神父说来很动感情。

“那可不一样呀！”狱卒紧接着说，“您嘛，神父先生，谁都知道您有八百法郎收益，有块好地……”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两天里，你言我语，添油加酱，竟有了二十种不同说法，挑起了各种仇恨情绪，把个小小的维璃叶搅得满城风雨。此刻，瑞那先生与他夫人有点语言上下，也是由此而起的。这天上午，市长先生由丐民收容所所长瓦勒诺陪同，上神父家兴师问罪，表示他们的老大不满。谢朗先生在这里无根无蒂，觉出他们话里的分量。

“好呀，你们两位！我活到八十岁上，竟成了附近第三个给革职的神父。我在这里已经待了五十六个年头。当初来的时候，这儿还是区区小镇。城里的居民，差不多全是我替他们施的洗礼。我天天为年

轻人主婚，就连他们的爷爷奶奶，也是我主的婚；维璃叶，就是我的家。看到这个来客，我心里也想过：巴黎来的这个人，可能真的是个自由党，眼下自由党人不是满街走吗？但是，那又能碍着我们穷人犯人什么事呢？”

瑞那先生的责问，特别是收容所所长瓦勒诺的非难，越来越咄咄逼人。

“得啦，那就革我的职吧，”老神父声音颤巍巍地嚷道。“可是我还得住在这儿。谁都知道，四十八年前，我继承了一份田产，每年有八百法郎的收入。我就靠着这笔进款过活。你们两位听着，我么，任职多年，没有什么来路不明的^①积蓄，也许因为这个缘故，丢掉差事我也不怕。”

瑞那先生与夫人，生活得相当和美。这时，她又娇怯怯地问了一句：“这位巴黎先生，对囚犯能有什么呢？”瑞那先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正想发发他的威风，忽听得妻子一声惊叫：原来看到二儿子爬上平台的胸墙，在墙头上奔跑起来。要知道这堵墙比一旁的葡萄园要高出五六米。瑞那夫人怕吓着儿子，一分神会摔下去，所以连话都不敢对他讲。孩子觉得自己十分了得，笑嘻嘻地好不快活，后来瞧见母亲脸色煞白，才跳下来，朝她奔去。这一下，可结结实实挨了顿骂。

经这件事一打岔，夫妻俩也随之改变了话题。

“我一定得把锯木匠的儿子索雷尔雇来，”瑞那先生说。“这几个

① 译按：《红与黑》初版于一八三〇年十一月。一八三一、一八三五、一八四〇，斯当达重读旧作时，对文字都略有修改增补。此手改本在作者死后，留存于友人陶那多·菩奚手里（通称“菩奚本”），现珍藏于米兰市立图书馆。本译本所据原版为一八三〇年初版本文字，菩奚本改而善者，译者酌情收入，此处即是一例。谢朗神父说自己没有什么“来路不明的”收入，对假公济私改易河道的瑞那市长和不择手段的丐民收容所瓦勒诺所长就不无讽喻意味。“来路不明的”一语，系作者一八三一年七月重读旧作时所加。为避免时时打断读者阅读兴趣，下面行文中不再一一注明；出于同样原因，凡可加可不加的注，也尽量少加。

孩子越来越淘气，得叫他来管管。他是个年轻修士，反正跟这差不离吧，拉丁文特棒，要是肯来教，孩子的功课准能上进；因为，他个性很强，这是本堂神父说的。我出三百法郎，兼管膳宿。只是对他的品德，叫人有点放心不下，他是老军医的宠儿。老军医得过荣誉团勋章，推说是表亲关系，就寄宿在索雷尔家；这老军医很可能是自由党的密探。他说有哮喘病，咱们山区的空气，有益于病，只是这一层，并未得到证实。他参加过破屋那八代（Buonaparté）^①的历次意大利战役；据说，后来拿破仑称帝，他还签名表示过反对。这个自由党人教索雷尔的儿子读拉丁文，还把随身带来的一大摞书留给了他。按说，咱们家的孩子，我压根儿不会要木匠的儿子来陪伴，但是神父正好在我们吵翻的前一天，告诉我，说这个索雷尔研习神学已有三年，还打算进神学院。这么说来，倒不像是自由党党徒，竟是个拉丁文人才了。”

“这样安排，好处还非止一端。”瑞那先生一副老谋深算的神情，瞟了他夫人一眼。“瓦勒诺为他的敞篷马车，刚买来两匹诺曼底骏马，就神气活现的。可他的孩子，就没有家庭教师噢。”

“说不定他会把我们这位抢走呢。”

“这么说，我的计划你是赞成的喽？”瑞那先生对他夫人的慧心巧思，报以微微一笑。“好吧，事情就这么定吧。”

“啊，老天！你这么快就拿定了主意！”

“这是我的脾气，想必神父已经领教到了。不必躲躲闪闪，我们周围尽是自由党。那些布商就在嫉妒我，我心里明白得很；其中有两三位眼看要成巨富了，听便！我倒愿意让他们见识见识，瑞那家的少爷，会有家庭教师领着散步。那才够威风呢。我爷爷常讲，他小时候就有过家庭教师。这样一来，得花我一百银币；但是，身份攸关，这笔钱该打入必要的开支。”

^① 拿破仑姓“波拿巴”；“破屋那八代”为“波拿巴”的意大利文读法，意在嘲谑。

这突如其来的决定，倒使瑞那夫人上了心事。她长得亭亭玉立，稼纤得衷，用山里人的说法，也曾是当地的美人儿。她有那么一种纯朴的情致，步履还像少女般轻盈；那种天然风韵，满蕴着无邪，满蕴着活力，看在巴黎人眼中，甚至会陡兴绮思。如果知道自己姿媚撩人，瑞那夫人一定会羞得无地自容的，因为她从未有过搔首弄姿、惺惺作态的念头。收容所的阔所长瓦勒诺先生，曾向她献过殷勤，结果一无所获；此事给她贞淑的品德，增添了异样的光彩。须知这位瓦勒诺，脸色红润，颊髭浓黑，长得身高马大，粗壮健硕，又兼为人粗豪、放肆、聒噪，在内地也算得是漂亮人物了。

瑞那夫人非常腼腆，表面上性情很平易，看到瓦勒诺一刻不停的活动，大声喧哗地说道，觉得极不受用。维璃叶地方的所谓娱乐，她都退避三舍，因此得了个名声，说她太傲，矜持于自己的出身门第。别人的毁誉，她并不在意，看到家里来客越来越少，反倒高兴。不过，有一件事，我们不必为她掩饰，那就是在女太太们眼里，她不过是傻瓜一个：因为对丈夫毫无手腕，本来可以要丈夫替她从巴黎或贝藏松捎几顶漂亮帽子来的，她却白白放过了大好机会。在她，只要能在自己美丽的花园里安闲徜徉，就无所抱怨了。

她这颗心灵还不失其天真烂漫，还没狂妄到要去品评丈夫，嫌他讨厌。在她，虽然从未明言，但想象中夫妇之间，也不见得会有更美妙的关系了。她尤其喜欢听丈夫跟她谈教育孩子的事；瑞那先生希望大儿子当军官，二儿子能做法官，小儿子进教会。总之，在她认识的男子中，瑞那先生比他们都强，而没他们那么讨厌。

妻子对丈夫的这个评语，不是没有道理的。维璃叶市长之所以博得为人机智、谈吐高雅的美名，是因为能讲半打以上从他伯父那里听来的笑话。特·瑞那上尉，大革命前曾在奥尔良公爵的步兵团服役；这位老伯一到巴黎，便可随意出入亲王的沙龙。从而得以拜识特·蒙德松夫人，名噪一时的特·尚莉夫人，以及皇宫建筑师杜克雷先生。这几位人物，都一再出现在瑞那先生搬弄的掌故里。但是，这些琐闻，微妙难言，讲久了，倒成了苦差使，如今也只有逢到重大场合，他才